

明清類書、叢書與法國十八世紀百科全書之比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ing-Qing Leishu, Series in China and Encyclopedia
of Eighteenth Century in France

葉乃靜

Nei-ching Yeh

世新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講師

Instructor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Shih Hsin University

【摘要】

我國的明清時代所撰的類書，如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與清乾隆所編的四庫全書，是中國文化史上的鉅著，甚具學術文化價值。而法國狄德羅百科全書，其編撰年代與四庫全書相近，在西方百科全書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且影響深遠。然而，這四部中西文化發展史上偉大之著作，其編撰的時代背景、思想淵源卻有很大差異。本文試從思想背景、內容、編輯體例等層面，比較這四部巨作之異同，以期對中西文化思想上的發展，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ABSTRACT】

Ming-Qing' leishu , series in China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s encyclopedia in France are great achievements in human society. However, there are var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book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and focus on their historical background, content, editorial style et a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s leishu and France's encyclopedia is mainly in the compiling ideology at that time.

關鍵詞 Keywords :

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狄德羅百科全書

Leishu ; Series ; Diderot ; Encyclopedia ; China ; France

壹、前言

明清兩代類書和叢書的纂輯，不僅在中國文化史上氣象空前，在世界文化史上更是罕見（註 1）。以類書而言，除了種類繁多，資料豐富外，流通使用的範圍也很廣泛，其中以永樂大典和古今圖書集成，內容含蓋萬卷以上規模最大（註 2）。而叢書則以四庫全書規模最大，甚至被稱為東方文化的金字塔（註 3）。

另外一方面，法國十八世紀啟蒙時期（enlightenment），狄德羅（Denis Diderot, 1713-1784）和達朗拜（Jean Le Rond d'Alembert）所編的百科全書，時稱為「科學、藝術和工藝詳解辭典」（Encyclope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e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etiers）（一般簡稱為 Encyclopedie, 本文中譯簡稱為狄德羅百科全書），是歷史上最具有教育功能且影響深遠的百科全書。它不僅是大英百科全書初版時所依據的藍本，它的出版更促進當時歐洲啟蒙思想的流傳，也是法國大革命間接的導火線之一，甚至影響到歐洲社會經濟的改革，造成產業革命的成功（註 4）。

本文嘗試就中國類書（以永樂大典和古今圖書集成為例）、叢書（以四庫全書為例），與狄德羅百科全書的編輯進行比較分析。因為狄德羅百科全書編輯年代與四庫全書相近，類書的性質又與百科全書相似（當然也有其差異之處），加上明清類書和叢書的編輯與狄德羅百科全書，同為東西文化發展上的偉大成就，但產生的社會背景，編纂的宗旨、目的、體例、方法、內容和影響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本文期望透過這樣的比較研究，對這四套巨著的內容、編輯體例、思想背景有更深入的了解，就中西文化思想上的發展，也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貳、永樂大典簡介

一、歷史思想背景

所謂的類書，是將各書的原文摘錄、彙集，再依內容性質按類或韻編排，供查檢事物典故用之參考書（註 5）。其採輯經、史、子、集中的語詞、詩文典故以及其他資料匯輯成書，類似現代百科全書（註 6）。宋代以後因為文化、科學、雕版印刷術等的發展，社會上的文獻典籍日積月累後卷帙浩瀚，為便於閱覽利用，如何加以分門別類整理，成了社會的迫切要求（註 7）。類書正是這種時代背景下的產物，也可以說是我國古代科學文化發展的結果。

永樂大典是明成祖朱棣於永樂元年命解縉、姚廣孝主持編輯的，而且號稱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類書（註 8）。明成祖在編永樂大典時曾說：「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瀚，不易檢閱，朕欲悉採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爾。」由此可見，永樂大典的出現是因應社會知識的發展，分科日益精細，人們需要利用專書進行研究之需求（註 9）。

但馮天瑜和宋海屏則不這麼認為，他們指出，明成祖發動靖難之役，奪得帝位後，「不平之氣，遍於海內」，例如方孝儒等學者譏諷其篡逆帝位，以至於慘遭割舌而死。而明成祖為了籠絡天下文人，以息不平之氣，消弭文人反抗力，於是下令修纂永樂大典。因此，也可以說，明成祖是為了替自己樹立偃武修文、一統天下的形象，而有編輯永樂大典的想法。例如其在「永樂大典」御制序中說，「大一統之時，必有大一統之著作」，而「序百王之傳，綜歷代之典」，皆為聖世之作，永樂大典正是在這種動機下完成的（註 10）。

二、編輯人力

永樂大典首次纂輯時，鈔錄者有一百四十七人。後來，因為明成祖覺得所錄之書並未完備，因此令姚廣孝等重修，重修時編輯者有三千餘人（註 11）。

三、內容

姚廣孝等在進「永樂大典表」時，以「博采四方之籍、廣納中秘之儲」、「自支初、暨于昭、代考累朝之逸典，蒐羅百世之遺言。名山所藏，金匱所紀，人間之所未睹，海外之所罕聞。莫不具實而陳其辭，參於萬而會於一」二句話，來形容永樂大典，馮天瑜甚至認為永樂大典內容廣博，網羅無遺，是中國文化史上一部最早最大的百科全書（註 12）。

永樂大典於永樂二年完成後，明成祖賜名為「文獻大成」，永樂三年又命姚廣孝等重新修訂，收集古今圖書七、八千種，包括經、史、子、集、釋典、道經、戲劇、平話、工、技、農、藝等書。於永樂六年完成時共有二二八七七卷，加上凡例目錄六十卷，合裝成一一〇九五冊，明成祖改命名為「永樂大典」（註 13）。

四、編排體例

永樂大典的編輯方式是摹仿宋陰幼遇的「韻府群玉」與錢諷的「四溪史韻」二書的體例，依明代「洪武正韻」的韻目，按韻分單字，每一單字之下，先著錄「洪武正韻」的音義，再著錄各韻書、字書的反切與解說。並依唐顏真卿「韻海鏡源」的方式，列出該字的楷篆各體，分類匯集與該字有關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詩、文、詞、曲等各項記載（註 14）。

永樂大典記載的順序如下：事有制度者，則先制度；物有名品者，則先名品；其有一字該數事者，則即事而舉其綱；一物而有數名者，則因名著其實；或事文交錯，則彼此互見；或制度相因，則始末畢舉；天下郡縣歷代沿革不同，悉以明代所立州郡之名為正，餘皆附之；而城郭山川、風俗土產、宮殿樓臺、釋道寺觀等，各詳其時地（註 15）。

這種「用韻統字，按字繫事」的編輯體例，是編輯者相信「揭其綱而目必張，振其始而未必舉」。馮天瑜也認為，以這種方法處理采掇蒐羅來的浩博書籍，確實能在某種程度上達到「開卷而古今之事，一覽可見」的目的，與十六世紀以後歐洲流行的按字母順序編排的「百科全書」的方法頗相近（註 16）。

永樂大典編纂之初，編輯者曾制定凡例二十一則以為遵循，但因為急於成書，並沒有全然遵守，以至於分韻多參差無緒，有以一字一句分韻；有析取一篇，以篇名分韻；有全錄一書，以書名分韻。由此也可以想像為什麼四庫全書總目會批評說「割裂龐雜，漫無條理之譏」（註 17）。然而，永樂大典照原著著錄，對

原書不予以改變，也具有叢書的性質，此又與四庫全書中有刪除或竄改情形不同（註 18）。

參、古今圖書集成簡介

一、歷史思想背景

古今圖書集成是陳夢雷於康熙三十九年時，輔導皇三子胤祉時，胤祉為博取康熙尚文好學之意，令陳夢雷編輯而成的一部「牢籠三才，囊括萬有」的類書，原書名為「古今圖書彙編」，康熙四十五年完成時，改名為「古今圖書集成」，是現存類書中規模最大、體例最完整的（註 19）。然而，因為康熙求好之心，古今圖書集成在康熙時並未刊成，雍正即位後，嫉妒胤祉因為修纂群書，博得聖祖歡心，於是下令蔣廷錫等重新編輯，直到雍正三年才真正完成（註 20）。

二、內容

古今圖書集成於康熙時開始編撰，雍正在位時才完成，歷經十餘年。全部書在量上，雖然只有永樂大典的一半，但內容仍算廣博，加上永樂大典成書後並未刊刻，反而是古今圖書集成因印行傳世，成了現存規模最大的類書。雍正年間以新製的銅活字，排印古今圖書集成，可說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金屬活字印刷工作。就數量上而言，古今圖書集成共有一萬卷，五百七十六函、五千冊，目錄有四十卷二十冊（註 21）。其字數有一億四千四百萬字，五十萬頁，為大英百科全書的四部（註 22）。

我們可以從古今圖書集成六彙編三十二典的類目，約可知其內容大概（註 23）：

曆象彙編：乾象典、歲功典、曆法典、庶徵典（記載天文）；

方輿彙編：坤輿典、職方典、山川典、邊裔典（記載地理）；

明倫彙編：皇極典、宮闈典、官常典、家範典、交誼典、氏族典、人事典、閩媛典（記載人物）；

博物彙編：藝術典、神異典、禽蟲典、草木典（記載動物、植物、宗教、鬼神）；

理學彙編：經籍典、學行典、文學典、字學典（記載經學、文學、字學、學者）；

經濟彙編：選舉典、詮衡典、食貨典、禮儀典、樂律典、戎政典、祥刑典、考工典（記載治國安邦之道、政治、教育、經濟）。

三、編排體例

古今圖書集成的編排是按照內容予以分類，以天、地、人、事、物等五大類為主。分為六彙編，三十二典，典以下又分為 6117 部，部下又分細目排，細目之下收錄的資料，則依時代或經史子集之次序排列，因此，在檢索時需知道屬於那一部類。此外，因為其類目名稱，與現代的用語差距很大，需釐清使用上才不致於有困難（註 24）。

肆、四庫全書簡介

一、歷史思想背景

四庫全書是我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部叢書。叢書是匯集多種圖書，編輯而成的一套作品，除了總書名外，各書有獨立的書名。叢書編撰的目的在廣泛網羅散逸書籍，繪叢古人之書，並為一部，對於古代文獻的蒐集和傳播、文化遺產的保存等，具有重大意義（註 25）。

四庫全書是乾隆下令修纂的，編纂時間為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七年（西元 1772-1782 年），共計十一年（註 26）。不僅在我國文化史上有深遠的意義，對後世的影響也很大。

乾隆修纂四庫全書的動機有幾種說法。乾隆本身學識經驗都很豐富，喜好翰墨，因此，有人以為乾隆修纂四庫全書是出自個人動機，承襲歷代徵書校讎的舊制，對乾隆朝以前的歷代典籍進行系統的整理，借著編纂巨著，弘揚文治，以誇耀他的盛業（註 27）。之所以如此，也與乾隆好勝的個性有關。例如乾隆自稱十全老人，自許除了武功、年齡外，各方面都要超越前代帝王（註 28）。因此，修纂四庫全書，創造空前未有之文化鉅製，不讓康熙皇帝所編的古今圖書集成專美於前。

此外，乾隆修纂四庫全書一方面為方便後人利用，例如乾隆曾指出，康熙皇帝所編的「古今圖書集成」，「因類取材，勢不能悉載全文，學者沿流溯源，一一徵其來處」，使用很不便，希望修纂四庫全書，改善其缺失（註 29）。另一方面也有推廣政教之深遠目的。乾隆於文淵閣四庫全書題記中曾說：「禮樂之興，必藉崇儒重道，以會其條貫，儒與道，匪文莫闡，故予蒐四庫之書，非徒右文之名，蓋如張子所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胥於是乎繫。」可見，乾隆深知稽古右文的重要，希望借典籍知古鑒來，以輔翼政教（註 30）。

清朝考據學盛行，也是間接促使乾隆修纂四庫全書的原因。因為明朝流行之朱子之學，以學問簡陋、思想迂腐，頗為人垢病，因此王陽明等人起而興革，力倡致良知，以矯朱學空疏淺薄之缺點。之所以需要編輯叢書，乃因為考據學是一門探求真象的學術，須考辨文字音義、研究經史、校勘古書。為此得在各類書裡，爬羅剔抉，各還原本，這使得輯佚書流行一時。此外，也因為考據學興盛，類書無法滿足讀原典之需，因此，編纂叢書成了當時學界的需求，也是激發四庫

全書編纂的原動力（註 31）。

除了上述動機外，也有人認為乾隆修纂四庫全書是受到明曹學佺提倡仿佛、道藏方式，集合儒書於一堂的影響（註 32）。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得儒家成了中國文化的主流。清入主中原後，利用中國人尊敬先聖先賢的心理，表示修四庫全書，乃在廣續先聖的道統（註 33）。當然，當時很多藏書家也有儒藏之思想，如周永年曾提到，因感到藏書易散，乃提倡「儒藏說」，以與釋藏、道藏相鼎足。這可說是四庫全書編輯時的學術思想背景（註 34）。

而編纂叢書除可籠絡文人、表現文治外，也有一說，認為乾隆修纂四庫全書有其政治目的，希望藉搜羅佚書以查禁對王朝不利的書刊（註 35）。例如吳哲夫認為，乾隆修四庫全書，其實是有疲憊學人精力、箝制思想，使之同文同軌，方便驅使，達到消弭反抗的目的。「文字獄」就是一例，乾隆除對前朝遺民著書立說中，所流露出的反抗文字，予以壓制以收嚇阻效果外，也針對所認為的違礙之處，進行修改或刪除（註 36）。因此，也被視為是殘害文化、消弭民族思想的一種手段。衡門更稱其以編書作幌子，意在大興文字獄（註 37）。

當然，也有人對上述乾隆編修四庫全書的動機說，提出了反駁。例如陳錫洪指出，四庫全書的編纂並非是乾隆為了箝制思想、鞏固政權，達到異族統治的政治手段，而是文化上空前的創舉。他以乾隆所說的話來證明，例如乾隆一再強調纂輯四庫全書，目的在「嘉惠天下萬世，公諸同好」、「以彰千古同文之盛」、「用昭石渠美備，並以嘉惠藝林」。此外，乾隆也曾說：「夷狄二字屢見於經書，若有心改避轉為非理...又豈能改易，亦何必改易。」足見其心裡蕩然，不以夷狄自視，自無需避諱什麼異族統治，也沒有用修書來鞏固政權的必要（註 38）。

賴哲也信舉了一些論證，證明乾隆非以修四庫全書為手段，行大興文字獄以剷除異己之實（註 39）：

1. 乾隆曾提及其成書目的在於「稽古右文，獎掖學術」；
2. 乾隆蒐書非常勤篤，例如除了由永樂大典抽繹出古佚書外，並盡出宮中所藏寶書，使珍貴的皇史宬、武英殿或內閣大殿等藏書重新面世；
3. 乾隆訪書時會注意是否合情理，或流於苛細擾民，蒐書態度非常謙下；
4. 乾隆處理違礙書籍態度直率，視銷燬違礙書籍為天經地義，不曾有一絲欲蓋彌彰之遮飾的表現；
5. 乾隆面對批評時態度平允；
6. 乾隆在決定群籍之去取時，非常審慎；其原則或因作者之無德或因言議之不經，或所言橫犯帝諱。用意只在教忠教孝，不在排除異己；
7. 四庫全書成就斐然，其成書完全依乾隆聖旨，如其在『凡例』中說明全書編排體例，詳論書籍之去取原則，審慎外並有道德教誨意義；
8. 乾隆修纂四庫全書前後文字獄的案件，件數相去不遠，如乾隆四十四年至四十七年文字獄件數二十二件，修書期間只有十四件；
9. 四庫全書之編纂是由群臣提出，由群臣議定，非乾隆一人獨議。

只是，我們是否可以由乾隆聖諭中的幾句話，就認定四庫全書的纂修，全為文化動機，仍有待商榷。例如，雖然乾隆三十九時，曾因為各地進獻之書寥寥無幾而宣諭：「即或字義觸礙，乃前人偏見，與近時無涉，不必過於畏首畏尾。朕斷不肯因訪求遺籍，於書中尋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但也同時指出：「該督撫等...其或字義觸礙者，亦當分別查出奏明，或封固進呈，請旨銷毀；或在外焚棄，將書名奏聞，方為實力辦理。...況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詆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辦，逕行銷毀。」(註 40)可見，乾隆仍有鉗制思想的動機，雖在訪求遺書的過程中，似乎態度寬容，但最後仍對其認為違礙之書進行銷毀，這對社會文化的發展是有極負面影響的。

二、編輯人力

四庫全書是由臣工整理抄寫的，因此其為「抄本」，當時並建了七所建築物妥善保存，稱為「七閣」(註 41)。因為其為抄本，需有大批人力編纂，因此在歷時十四年的修纂期間，動員人力多達 360 人，分任總裁、纂修、校閱、提調等職，以漢學家、乾嘉考據學者為主。甚至，因其卷帙浩繁，不能雕版印刷，只能眷寫繕錄，前後參與繕寫人員有三千八百多人(註 42)。

三、內容

四庫全書內容甚為豐富，其來源有六：敕撰本、內府本、永樂大典本、各省採進本、私人進獻本、及通行本。全書分為著錄和存目二種，著錄者達三四五七部、七九〇七〇卷；存目則有六七六六部、九三五五六卷(註 43)。其內容如下：

- 經部 - 易、書、詩、禮、春秋、孝經、五經總義、四書、樂類、小學；
- 史部 - 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
- 子部 - 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算法、術數、藝術、譜錄、雜家、類書、小說家、釋家、道家；
- 集部 - 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

四、編排體例

四庫全書的分類是基於前人基礎，調整和增補而成新的四部分類法。被視為近古時代的中國分類法的最高水平(註 44)。其沿襲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四部之下又分為四十四類、六十六子目，每類下又有序錄，論述每類書籍的內容和體例的演變，全書分類清楚，次序井然，反映出中國古代的文化成就和知識結構(註 45)。

伍、狄德羅百科全書簡介

一、歷史思想背景

狄德羅百科全書是歷史上影響深遠的一部百科全書。百科全書(encyclopedia)是將人類所有的知識,予以系統化的濃縮、組織,並按一定順序排列,以利查檢參考的一種工具書。編輯的目的在擷取人類知識菁華,以利讀者查檢閱讀。百科全書誕生的年代很早,西元前三世紀亞里斯多德就開始編纂。後來羅馬學者 Mazcus Terentius Varro 彙整人文、藝術、科學等方面的著作,編輯成九冊的「學問之範疇」(Disciplinae)(註46)西元77年Pliny the Elder 網羅了473位學科專家的著作,編成37冊的巨著「自然史」(Historia Naturalis),至十六世紀仍被視為最具權威的百科全書(註47)。

十八世紀以前法國百科全書聞名全歐洲,英國的百科全書也多譯自法國,直到1704年John Harris編輯了「工藝辭典」(Lexicon Techcum),才展開了英國百科全書的原創工作。這是第一部以英文書寫,且著重科學工技實務的百科全書,也是第一部按字母順序排列的百科全書(註48)。1728年英人Ephraim Chambers承繼「工藝辭典」的優點,首創「參見」體例,編了Chambers's Encyclopedia,被公認為現代百科全書的先驅,也使得英國百科全書的發展,凌駕了以往較優勢的法國(註49)。

狄德羅是法國十八世紀的哲學家及文學家,也是啟蒙運動時期四個最有力的領導人之一(其他三位分別是伏爾泰、盧梭和孟德斯鳩)。1743年巴黎出版商Andre Le Breton欲將「國際學藝辭典」翻譯成法文,聘請狄德羅和達朗拜擔任總編輯。但狄德羅認為十八世紀以前,英國百科全書多譯自法國,不願反過來翻譯英國百科全書。因此,在民族自尊心驅使下,他說服Andre Le Breton,將翻譯英國百科全書的計畫,改為編纂一部屬於法國人的百科全書(註50)。

當然,除了民族自尊心和狄德羅的雄心外,十八世紀的法國迷漫著啟蒙運動的思潮,智識革命的暗流亦在推波助浪,因此,狄德羅有意使這部百科全書成為傳佈新思想的工具。例如狄德羅曾描述其編輯這部書的目的,在聚集散佈於全球各地的知識,希望凝聚前人的智慧,傳播於後人,使後裔成為更有知性的人(註51)。這樣的想法,可說是要打破中世紀的神權思想,也是啟蒙精神的濃縮。狄德羅更崇高的使命是改變大家的思想方法,掀起一場人類思想上的革命。因此,劉景輝形容狄德羅的百科全書,不僅是座人類知識寶庫,也是一柄向傳統、權威挑戰的匕首(註52)。

狄德羅百科全書,可說是挑戰了當時社會上的思想界。雖然,它啟發了大眾對自然律的奧妙和科學的神奇的認識(註53)。但也因為並鼓吹無神論或自然神論,反對政府專制和當時社會上的宗教迷信、禁慾主義、形式主義,認為「理性」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唯一尺度(註54)。正因為「反傳統」,引起保守主義者

強烈的不滿，加上其對教會及皇室有嚴厲的批評，損害到皇室和教會的權威，幾度遭到禁印的危機（註 55）。

儘管如此，狄德羅百科全書在當時可說是產生了不少的影響，我們可以由以下幾方面來看（註 56）：

1. 思想方面：是第一部具現代意識的巨著，歷史學家也認為他是導致法國大革命的新精神之一。啟蒙思想時代的主流人物，幾乎都曾參與百科全書的編撰，使百科全書成為十八世紀法國革命哲學家，傳佈思想最有效的工具。他們希望人們能追求平等、自由、博愛，並提倡普及教育。
2. 科技、工藝方面：百科全書的目的之一是使知識普及，以助於社會的發達，因此，特別注重科學、技藝條目的撰寫。在中世紀的歐洲，學術本以神學、哲學和文學為主，百科全書對科技知識的重視，挽救了當時的科技，更是產業革命的發端。
3. 編製方面：其以各學科專家執筆、重視圖表、圖片和相片，以補充論文之不足等特色，隨著其深遠的影響力，成了以後百科全書編輯的範本，例如 1768 年出版大英百科全書即以其為藍本。

二、編輯人力

狄德羅所網羅的百科全書撰稿者，大都是當時具懷疑、批判精神的學者，如數理學家及哲學家達朗拜、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等計一百餘位，歷史上稱之為「百科全書派」(encyclopedistes)，他們可說是十八世紀傳播啟蒙思想的主流（註 57）。百科全書派以編寫和出版百科全書為媒介，獻身於促進理性、進步、自然神論、無神論、信仰自由、人道主義和新科學（註 58）。

馮天瑜曾指出，狄德羅百科全書是十八世紀法國一群年輕的資產階級思想家，領導了一個批判封建秩序和宗教唯心主義世界觀的文化運動的產物。他們以百科全書為利器，尖銳評擊專制制度和教會的黑暗，宣揚理性主義、人道主義和唯物主義，啟迪著法國人民的覺醒（註 59）。

三、內容

狄德羅百科全書共有二十八卷，其中正文十七卷，圖片十一卷。1776-1777 年，出版商又出版了「補篇」五卷，其中正文四卷，圖片一卷，1778 年又增出二卷「索引」，所以共有三十五卷，字數有 22,680,000 字（註 60）。

狄德羅百科全書包羅宏富，知識領域寬廣較全面，有近代知識結構的雛形。其特點是十分重視蓬勃發展的科學技術，我們由書名「百科全書 - 科學、藝術和工藝詳解辭典」就可以看的出來。可說是，不僅總結過去的文化成果，也反應法國當時社會生活，展現了經濟生活的多方情況，她是反應十八世紀法國情況的一面鏡子（註 61）。

四、編排體例

狄德羅百科全書繼承培根的知識分類體系，將人類知識分為來源於記憶的歷史，來源於理性的哲學和神學，來源於想像的詩。歷史之下包括有聖賢史、民眾史、自然史；哲學之下分為人文科學（道德、教育、政治、法律）和自然科學（數學、物理、化學、醫學）；詩之下包含有詩歌、音樂、繪畫、建築、雕刻、戲劇等。可見，狄德羅原意在建立一個無所不包的科學、藝術、工藝的知識分類體系（註 62）。

陸、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與狄德羅百科全書之比較

一、歷史思想背景

明清類書、叢書與狄德羅百科全書編輯，就編輯動機而言，都有方便後人學習之目的，但因為其歷史思想背景的不同，也有幾點差異之處。明清類書、叢書的編輯有帝王籠絡文人的動機，四庫全書編輯的時代背景更為複雜，除了受考據學、儒藏說影響，更有乾隆個人的政治目的在內。而狄德羅百科全書的編輯動機，則與此不同，他不僅希望提升人民知識水準，更有傳播新思想的目的。為便於了解其異同，我們將上述四書之編輯動機、思想背景，表列如下：

表一 明清類書、叢書與狄德羅百科全書編輯動機一覽表

書名	編輯動機
永樂大典	1. 研究所需（知識發展，分科精細） 2. 籠絡文人
古今圖書集成	1. 胤祉為博取康熙歡心，命陳夢雷編纂
四庫全書	1. 乾隆好勝個性 2. 推廣政教 3. 受儒藏說的影響 4. 考據學盛行 5. 政治目的
狄德羅百科全書	1. 民族自尊心 2. 傳佈新思想 3. 普及知識（相信人類是理性的）

事實上，之所以會有動機上的差異，當然與當時中法二國的時代背景有關。十八世紀的中國是封建社會的後期，清初至乾隆中葉，經濟繁榮，國力鼎盛，文治武功達到新高點，經濟方面資本主義開始萌芽，明清之際思想界也呈現活躍現象。但因為清政府加強了封建統治，對異端思想加以鎮壓，民主思想未帶給中國重大衝擊。乾隆時代仍是封建盛世，四庫全書的編纂，仍沒有偏離封建主義正統儒學的軌道（註 63）。

而法國在 1789 年革命前夕，生產力迅速增長，資本主義及手工業蓬勃發展，科學技術與民主思想勃興，新的制度和新社會力量似乎將破土而出。只是貴族和僧侶仍持封建特權，而百科全書派可說為法國革命做了思想準備，在狄德羅百科全書中，更有傳播思想的目的（註 64）。為助於了解明清類書、叢書與狄德羅百科全書編撰的時代背景，將各書編撰的年代列表如下：

表二 明清類書、叢書與狄德羅百科全書編輯年代一覽表

書名	性質	編輯年代
永樂大典	類書	西元 1403-1408 年（永樂元年-6 年，明成祖靖難之後）
古今圖書集成	類書	西元 1701-1707 年（康熙 40 年-45 年，清世宗奪得帝位後）
四庫全書	叢書	西元 1772-1787 年（乾隆 37 年-52 年，清高宗跨耀十全武功期間）
狄德羅百科全書	百科全書	西元 1751-1772 年

在此不同的歷史背景下，四庫全書、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和狄德羅百科全書編輯的指導思想，自然有很大的差異。中國因為長期以封建制度為主，皇帝掌天下所有事，因此，歷代類書或叢書的編纂，常是帝王下令，其目的或為了施政參考，也為了方便學子因應中國長期以來的科舉制度讀書考試之用。

而政治意圖則更為明顯，如同馮天瑜所說的，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的主持者是明清兩代專制帝王，動員政權力量，薈萃典籍，制作巨型類書和叢書，其目的在鞏固專制政權、消弭反抗。因此，流通坊間以傳播文化的理念，在當時並看不出來（註 65）。

二、編輯人力

永樂大典第一次編輯時人力有一百四十七人，第二次則三千餘人（註 66）。四庫全書也因為是抄本，有三百六十人參與編輯，繕寫者達三千餘人，所耗費的人力資源最為龐大（註 67）。狄德羅百科全書的編輯者也多達 160 人，都是當時博學多才，熟知某一領域知識的知識分子（註 68）。

表三為明清類書、叢書與狄德羅百科全書的卷冊數和編輯人力一覽表，由

此表可看出，十八世紀中法文化巨著，都是多人共同合作的。

表三 明清類書、叢書與狄德羅百科全書的卷數和編輯人數一覽表

書名	編撰人數	卷數
永樂大典	147 人（第一次） 3000 餘人（第二次）	22877 卷
古今圖書集成		10000 卷
四庫全書	360 人（繕寫者 3800 餘人）	79070 卷（著錄） 93556 卷（存目）
狄德羅百科全書	160 人	35 卷（冊）

三、內容

就內容而言，明清類書、叢書與狄德羅百科全書內容都是廣博豐富，明清類書、叢書，所收書籍經過考證、鑒定版本、辨別真偽、考析篇章、校勘文字，進而「分別流派，撮其要旨，褒貶評述，指陳得失」，對中國文化做了大規模的整理及總結（註 69）。而百科全書的編輯，也希望將當時的知識予以總整理，透過知識傳播，改變人民思想，內容也極為豐富。以下，分別將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和狄德羅百科全書的字數、內容列表，以一窺究竟。其中以四庫全書內容最為龐大，狄德羅百科全書的字數則為四書中之末。

表四 明清類書、叢書與狄德羅百科全書字數一覽表

書名	字數
永樂大典	370,000,000 字(為大英百科全書的七倍)
古今圖書集成	144,000,000 字(為大英百科全書的四倍)
四庫全書	977,000,000 字(為大英百科全書的四十四倍)
狄德羅百科全書	22,680,000 字(較大英百科全書小)

表五 明清類書、叢書與狄德羅百科全書內容一覽表

書名	內容
永樂大典	目錄 60 卷，成裝 11095 冊（經史子集百家，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
古今圖書集成	目錄 40 卷，分為六彙編三十二典
四庫全書	包括經史子集四部四十四類六十六目
狄德羅百科全書	以科學、藝術和工藝為主

當然，就收錄內容的性質、完整性等面向而言，明清類書、叢書與狄德羅百科全書也有以下幾點相異之處：

1. 明清類書、叢書以儒家經集為主，狄德羅百科全書則以科學、工藝、藝術為主。中國文化著重倫理和政治關係，忽視自然科學、生產技術、商業工藝和民間文藝，古籍多以注釋儒家經典之形式出現，經部書籍數量特別多，史部著作也是。古代自然科學不發達是造成四庫分類缺陷重要原因，而纂修人的忽略，使有限的自然科學著作未在四庫中充分得到反映。如明末宋應星的「天工開物」，總結我國農業手工業技術卻未收入四庫。收書標準令人質疑，如明程大位的「算法統宗」，是我國唯一研究珠算的書籍，因為「詞多枝蔓」遭摒棄，另外民間文藝也受到鄙薄，如元明清三代戲曲傳奇發達，形成文學史上的一特色，但四庫全書一概不收。源於話本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及紅樓夢等被視為「猥鄙荒誕」而在摒斥之列（註 70）。

狄德羅百科全書也有同樣的問題，例如其因為重視當代宗教、思想、政治與經濟上富於爭議性的問題，使得純科學的條目未得到充分的介紹（註 71）。

2. 就編輯過程而言，明清類書或叢書的編纂是由帝王下令，因此，帝王會干預圖書的選擇，而狄德羅百科全書的編輯，則不願意官方干預。例如狄德羅在編輯百科全書的過程中，拒絕國王路易十五的干預。因為他認為，如果政府參與，百科全書將無法完成。他比喻說，君主一句話可以使人在荒草中造出一座宮殿，但一部百科全書不能憑命令完成（註 72）。

因此，百科全書派學者不受官方束縛，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他們由構築框架、設計條目、確立整體思想、組織寫作，直到修改定稿、付印、校對等都親自參與。百科全書派的學者們以理性和人性為評價的標準，尊重人權，而反對神權。因此，百科全書中充滿鼓吹民主自由，主張天賦人權的思想，不容人的尊嚴被侵犯，人的權利被剝奪。也因而許多條目，都被政府視為褻瀆上帝、危害道德、攻擊宗教的「異端」思想，而幾度遭查禁（註 73）。

而為了鞏固封建主義思想統治，明清類書或叢書的編纂，其收書有嚴格標準，也可看出編輯者的偏見。也因此，有禁毀書籍的情況，例如只是內容有「悖逆」或「違礙詞句」的書籍，不是被焚毀就是被刪改，而四庫全書中禁毀書籍的數量更高達 3100 種（註 74）。當然，狄德羅百科全書，也曾碰到出版商為了順應政府當局的要求，使得百科全書不致於遭到禁印的命運，而刪減一些條目（註 75）。這是四庫全書與狄德羅百科全書，編輯過程中碰到的相同問題。

3. 四庫全書、永樂大典和古今圖書集成，都是收集和保存前人已撰寫的書籍，致力於典籍的匯編。狄德羅百科全書的編輯，則是綜合過去知識成果，加以闡述發揮，致力於撰寫（註 76）。我們由上述這四部十八世紀中西巨著的編輯，其背後的思想背景來看，可以了解的是，編輯者目的的不同，反應出這些著作內容的差異。明清類書或叢書的編纂，旨在整理歷代中國保留下來的典籍，便利後人利用。法國百科全書的編纂則有普及知識、傳播思想的目的，學者將當時的知識進行總整理。我們也可以說，中國當時是整理圖書，法國則是整理知識，這也是中西雙方的差異。

4. 就內容的完整性來看，當四庫全書和狄德羅百科全書，分別在中法兩國

編撰時，東亞和西歐的航路已闢成，經濟和文化也開始交流。例如明清之際，大批傳教士到中國，為東西方文化建立交流的橋樑，在上述二書中也保留了雙方文化交流的痕跡。又如百科全書派的學者，由傳教士的作品，發現中國文明，體會到人類不需基督教也能創造文明，加強了百科全書派學者對教會反對的立場和論據，但對中國專制主義與文化習俗的缺陷也有所批評，如孔多塞指稱，中國被一群儒生的迷信所阻礙，而不能進步（註 77）。

四庫全書也收錄了西洋教士的中文著述。但數量不多，此外雖認識到西方科技，但囿於見聞，反視其為不登大雅之堂的奇技淫巧（註 78）。所以，四庫全書所表現的知識範疇，是清初時期，知識界對文化的總認定（註 79）。中國封建政治和文化機制，缺少寬容和活力，不能將多方人才網羅入館，使四庫全書在反應世界文化科學成就方面產生重大缺陷，是中國文化發展的不幸和損失（註 80）。

由十八世紀中西雙方交流的情形來看，法國受到的啟示較大，也反應在其編輯百科全書上，相反的，中國則受封建制度的影響，傳教士攜來的書籍，在中國並未發揮其影響力。

四、編排體例

明清類書、叢書和狄德羅百科全書，都有宏偉的理想，希望囊括前人的知識成果，只是其分別以不同形式，對繁複的知識體系進行探討和分類（註 81）。除了永樂大典是依事物詩文之詞，按「字」類聚，集中繫於各字之下，每字再依所屬的韻編排外，其餘三部書都是按類編排。

因為中法雙方知識的結構不同，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和狄德羅百科全書所包含的類目，自然有所不同。例如戴逸曾指出，四庫全書的經部與子部，相當於狄德羅百科全書中的宗教和哲學類；四庫全書中的史部相當於百科全書中的歷史類；四庫全書中的集部相當於百科全書中的詩類。二者不同在體例上的差異，也在東西方知識結構的差異（註 82）。

柒、結論

誠如戴逸所說的，不同的時代人們有不同的歷史使命，也決定了中國和法國在十八世紀時的巨作，有根本的差異。二國民族性格、文化傳統、學術源流的不同，使得四部書的編纂體例、思想內涵、知識構成等方面各有自己的特色。這樣的比較，除了讓我們可以了解中法文化的特點和差異外，在促進二國文化的進一步交流上，有重大的意義（註 83）。

當然，藉由這樣的比較，我們也希望能截長補短，吸取他國的經驗，做為自己日後努力的方向。例如：

1. 以狄德羅百科全書的編輯而言，其不願政府介入的獨立立場，是學術發展、思想進步的關鍵之一，不像明清類書和叢書的編輯，是由官方即政

府主導，這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例如，可以由政府出錢，但放手給學者編輯。

2. 明顯地，明清類書和叢書的編輯是以彙整當時保留下來的所有書籍為主，具有目錄的性質；但狄德羅百科全書則不然，其致力建構知識體系，以啟發人們理性、思想為目的。
3. 中西方巨著的編輯體例有很大的差異，中國文字具有形音義三個特性，因而發展出特有編排方式，西方圖書的編排則以字母順序或類目部次為主，較中國排檢法簡易。

註 釋

註 1 馮天瑜、王才忠，*浩博典籍*（北京市：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頁 158。

註 2 *中國古典文獻學*（台北市：木鐸，民 72）：頁 134。

註 3 周積明，*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頁 2。

註 4 王岫，「影響深遠的狄德羅百科全書，」*自由青年* 第六十八卷 第六期（民 71 年 12 月）：頁 30。

註 5 鄭恆雄、林呈漢、嚴鼎忠，*參考服務與參考資料*（台北市：國立空中大學，民 85 年）：頁 155。

註 6 馮天瑜、王才忠，頁 147。

註 7 *中國古典文獻學*，頁 126。

註 8 馮天瑜、王才忠，頁 148。

註 9 同註 7。

註 10 宋海屏，「永樂大典 沈錄，」*書評書目*（民 64 年 12 月）：頁 32；馮天瑜、王才忠，頁 161。

註 11 李正奮，「永樂大典考，」*圖書館學季刊* 第 1 卷第 2 期（民 15 年 6 月）：頁 215，219。

註 12 馮天瑜、王才忠，頁 150-151。

註 13 鄭恆雄、林呈漢、嚴鼎忠，頁 174。

註 14 *中國古典文獻學*，頁 135。

註 15 宋海屏，頁 33-34。

註 16 馮天瑜、王才忠，頁 154。

註 17 顧力仁，「古今書史上劃時代之巨作 - 永樂大典紹評，」*中華文化復興月刊* 第 15 卷第 1 期（民 71 年 1 月）：頁 38。

註 18 鄭恆雄，*中文參考資料*（台北市：學生，民 71）：頁 175。

註 19 *中國古典文獻學*，頁 137；鄭恆雄，頁 177。

註 20 鄭恆雄，頁 177-178。

註 21 謝寶媛，*中文參考資源*（台北市：文華，民 85）：頁 104。

註 22 鄭恆雄，頁 176-178。

註 23 鄭恆雄、林呈漢、嚴鼎忠，頁 172-173。

註 24 鄭恆雄、林呈漢、嚴鼎忠，頁 156-157。

註 25 馮天瑜、王才忠，頁 149。

註 26 陳錫洪，「由四庫全書的聖諭看四庫全書的編纂，」*圖書館學刊*（輔大）第九期（民 69 年 11 月）：頁 32。

註 27 蔣復璁，「四庫全書的性質與編纂及影印的經過，」*東方雜誌* 復刊第十七卷第十一期（民 73 年 5 月）：頁 13-14。

註 28 吳哲夫, *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 (台北市: 國立故宮博物院, 民 79): 頁 10。

註 29 賴哲信, "乾隆纂修「四庫全書」其意初不在剷除異己論," *輔大中研所學刊* 第三期 (民 83 年 6 月): 頁 214。

註 30 吳哲夫, 頁 6, 9。

註 31 吳哲夫, 頁 13-14。

註 32 吳哲夫, "四庫全書所表現的傳統文化特色考探," *故宮學術季刊* 第十二卷第二期 (民 83 年冬): 頁 6。

註 33 郭伯恭, *四庫全書纂修考* (台北市: 商務, 民 61): 頁 19-20。

註 34 吳哲夫, 頁 14。

註 35 萬晶, "「四庫全書」今昔談," *歷史月刊* 第六十七卷 (民 82 年 8 月): 頁 118。

註 36 吳哲夫, 頁 15-16。

註 37 衡門, "談四庫全書," *出版界* 第廿六期 (民 79 年 3 月): 頁 28。

註 38 陳錫洪, 頁 34-35。

註 39 賴哲信, 頁 203-213。

註 40 伍貽業、李昌憲、胡成等編譯, *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文獻* (湖南省: 岳麓書社, 1997): 頁 242。

註 41 鄭恆雄、林呈漢、嚴鼎忠, 頁 247。

註 42 戴逸, *乾隆帝及其時代* (北京市: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2): 頁 396, 399。

註 43 昌彼得、潘美月, *中國目錄學* (台北市: 文史哲, 民 75): 頁 209-210。

註 44 馮天瑜、王才忠, 頁 153, 156。

註 45 戴逸, 頁 402。

註 46 王岫, 頁 30。

註 47 黃慕萱, "從美國百科全書出版事業看臺灣百科全書出版事業," 賴鼎銘主編, *圖書資訊基礎建設與學習社會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市: 中國圖書館學會, 民 87 年 12 月), 頁 180。

註 48 劉景輝, "啟蒙運動的巨人 - 狄德羅與「百科全書」," *歷史月刊* 第六十九期 (民 82 年 10 月): 頁 76。

註 49 王岫, 頁 31。

註 50 王岫, 頁 30-31。

註 51 王岫, 頁 31。

註 52 劉景輝, 頁 77。

註 53 劉景輝, 頁 80。

註 54 戴逸, 頁 393。

註 55 同註 51。

註 56 王岫, 頁 32-33。

- 註 57 同註 51。
- 註 58 劉景輝，頁 78。
- 註 59 馮天瑜、王才忠，頁 159。
- 註 60 同註 48。
- 註 61 戴逸，頁 404-405。
- 註 62 戴逸，頁 404。
- 註 63 戴逸，頁 413-414。
- 註 64 戴逸，頁 414。
- 註 65 馮天瑜、王才忠，頁 160；顧力仁，頁 36。
- 註 66 唐素珍，中國兩大類書「永樂大典」及「古今圖書集成」的四個論題，*輔大中研所學刊* 第 4 期（民 84 年 3 月）：頁 63。
- 註 67 同註 48。
- 註 68 戴逸，頁 399。
- 註 69 戴逸，頁 395。
- 註 70 戴逸，頁 402-403。
- 註 71 同註 52。
- 註 72 安德烈·比利著；張本譯，*狄德羅傳*（北京市：商務印書館，1984）：頁 64。
- 註 73 戴逸，頁 397，407。
- 註 74 戴逸，頁 404。
- 註 75 安德烈·比利著；張本譯，頁 314。
- 註 76 戴逸，頁 394。
- 註 77 戴逸，頁 408，410。
- 註 78 戴逸，頁 411。
- 註 79 計文德，「四庫全書收錄西書之探析，」*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 新 23 卷第 1 期（民 79 年 6 月）：頁 151。
- 註 80 同註 58。
- 註 81 戴逸，頁 401。
- 註 82 同上註。
- 註 83 戴逸，頁 414。